



南园私塾

□ 卢世平

百年时光深处,有一盏灯始终未灭——那是南园私塾里跳跃的烛火,映照着三代人坚守的师道与传承。

南园私塾的起源,可追溯到我的曾祖父卢连山考取秀才之时。自那一刻起,南园私塾便从最初的“蒙馆”升级为“经馆”,完成了从启蒙识字到研经备考的华丽转身。

当时的大卢村虽有大几百户人家,私塾仅有两三家,而南园私塾以其独特的魅力脱颖而出。

别处的私塾多在先生家堂屋凑合,挤挤挨挨摆几条长凳,而南园却拥有专门的学堂——南客堂。四五十平米的空间,敞亮通透,最难得的是院子里花木繁盛。春天,花香混着墨香;夏日,树荫底下能认字。这种学习环境,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。

曾祖与祖父边行医边教学,学费不用现钱,以稻谷结算。开蒙一学期两石,读深些的三四石。对穷苦人家交不起学费的,他们从不计较。这份包容与远见,使得南园私塾的门槛虽为学问而设,却从未因贫穷而将求学者拒之门外。

上世纪初,三垛镇的陆老太爷为我家的医馆与私塾题名“南园”,从此这个名字便在方圆几十里传扬开来。陆老太爷,名陆亦奇,在南京、上海都做过官,书法一绝。高邮城里老一辈都知晓他,据说北京故宫都藏有他的墨宝。

南园私塾依河而建,粉墙黛瓦,是标准的四合院。最引人注目的是门前两株碗口粗的枇杷树,一株湖北种,一株江西

种。五月结果时,黄澄澄的果实挂满枝头,常引来庄上淘气的孩子拿竹竿偷打。有回,父亲卢筱仙撞见正踮脚够果子的孩子,孩子们吓坏了。谁知父亲只是笑笑:“伢子,我们家的洞庭红枇杷还没熟透,酸,等月底再来。”这般宽容,在南园是常事。

私塾西边是一片长着芦苇的池塘,秋日芦花盛开,白茫茫一片,成为孩子们的乐园。放学后,他们常钻进芦苇荡,因躲得太深,直到天擦黑才钻出来。回家自然少不了一顿打。恰巧祖父卢长葆前去家访,轻轻一句“孩子贪玩是天性”,他母亲举着的扫帚就放下了。后来他母亲常说:“老先生一句话,顶我十扫帚。”

南园院子里果木繁多,石榴、水蜜桃、柿子、橘子,四季不断。最特别的是薛萝松,叶子像针,密密地爬满半面墙,夏天绿荫荫的,秋天变黄,冬天也不落。父亲常借此教导学生:“这松不像别的松往高里长,它肯俯就,你们读书也要这样,不能眼高手低。”

南园私塾设在南客堂,三十几个孩子的桌凳大多从自家搬来,高矮长短,五花八门。有的是张旧方桌,一条腿短了,垫着瓦片。阳光从南窗照进来,在桌上画出歪斜的格子,孩子们就用手指在光斑里写字。在这样质朴的环境中,知识悄然传承。

上午上课,下午自习。念书、写字、

对对子、做作文,构成了南园私塾的日常。父亲教学灵活,不照本宣科。对对子专拣园子里的东西,“螃蟹菊”对“美人蕉”,“玉如意”对“水蜈蚣”。孩子们咯咯笑中,领悟到文字的魅力。背书也不死板。春天,先生带学生在银杏树下边走边读,称这样记得牢。夏天太热,就把课堂移到竹林里。冬天,教室漏风,孩子们冻得直跺脚。先生让人把炭盆抬到教室中央,大家围坐一圈听讲《论语》。炭火噼啪作响,先生讲解“有朋自远方来”,窗外细雪飘飞。那个画面,温暖了学生一生。

抗战时期,私塾开课不稳定,课程也简化,主要教授基础文化和抗日救国的道理。

我们村的卢太来就是从南园私塾直接到部队参加抗战的,因在火线入党,后改名为卢战。全国解放后,他先后在上海、安徽等地工作,成为党的高级干部。

前两年还健在的91岁老人姜朝柱,也是南园私塾的学生。他是横泾乡人,小时候家境贫寒。有年秋收不好,姜朝柱父亲拎着半袋花生来学堂,窘得满脸通红。父亲卢筱仙见状却爽快收下,“花生好,煮粥香。”第二天,还让姜朝柱带了一包旧衣服回去,“你弟弟妹妹穿着应该合身。”这事在村里传开后,有人说父亲傻,收不上学费还倒贴。父亲听了只笑笑,“读书人,总要知仁义。”

南园私塾自曾祖创立,至全国解放,历时近百年。曾祖卢连山、祖父卢长葆、父亲卢筱仙三代人都担任过塾师。

南园私塾的烛火虽已随时代变迁而熄灭,它的精神却如涟漪般扩散。当年那些在枇杷树下识字、在芦苇荡中嬉戏、在炭火旁诵读的孩子们,终其一生都记得“读书人,总要知仁义”的古训。

轮车,手里拿条带弯钩的钢筋,在小区几十个垃圾桶前弯腰寻找废品。他的腰脊似乎都弯曲成一种固定的弧度,如同初冬被霜压低的芦苇。每天晨雾未散,他便出现在小区垃圾桶边沿,双手灵巧地拨开外卖盒子与腐烂的菜叶,目光搜寻着可以换钱的物件,有时硬纸板卡在桶底,他使用那根带钩的钢筋条将它挑出……

小区的人们从老张身边一掠而过,留下一句抱怨:“垃圾都翻到外面了”,本来垃圾袋扎得好好的,又被搞坏了。”也有慈眉善目的老人,将几件半旧的衣服塞给老张,他也不拒绝。听老张的邻居讲:老张负担很重,孙子上高中,孙女上初中,儿子和媳妇都是普通工薪阶层,虽说老张和老伴俩人都有农保,但也不多,所以老张成日带晚盯住小区的垃圾桶,想挣点辛苦钱,多少减轻点儿子媳妇生活上的负担。

有一次我散步时看见,路灯下的老张,脊梁弯得更深了,头颅几乎要探进垃圾桶里。这姿态,并非仅仅向生活俯首,倒像是把整个身躯化作一道拱桥——让沉甸甸的尊严从现实的此岸,颤巍巍地渡向彼岸。路灯的光晕里,他那弯曲的剪影缓缓移动,如同大地本身生出的褶皱。

气馁,一大早就骑着单车出发了,要与女友商量下一步,他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。

七十向外的老杨,驾着破三轮一如既往,身体棒棒,他一脸阳光,坦言拾荒翻捡垃圾贴补家用不为输。

报刊投递员风雨无阻送来当天报纸,深居简出的李老师觉得满足,而此时夫人又将他爱吃的大虾买了回来。

政府大院退休的光老,一前一后被两个保姆推着,今年是第四次出院回家。女儿说,她父亲生命力顽强,多少次从鬼门关挣脱。父亲是全家人的着力点,父亲在,家就在,女儿尽孝的义务就在,全家人的亮点就在。

巷口头的张科长,现在看上去不那么焦虑了,他终于想明白,儿子选择“一人吃饱全家不饿”的生存方式,坚定地不恋爱不结婚,自由散漫,任意随性,只好随他去,老子做不了儿子的主。所以关于儿子婚姻的事,他现在一个字也不提,免得不痛快。养鸟养花成了他新的寄托。

所以我觉得,哪里的人间烟火气最旺,哪里风景就最美。生活在当下,即便是站在家门口,也一叶知秋。

坛子里的秋冬滋味

□ 赵姝

秋冬的风一刮过村头的老槐树,金黄的叶子簌簌地飘落下来,整个村庄就浸在了一股清冽的萝卜香里。这时每家每户都开始忙碌起来了,奶奶、婶婶们挎着竹篮往家赶,篮子里躺着胖乎乎的红萝卜,沾着新鲜的泥土,还带着田野里的霜露气。而我总爱黏着奶奶,像条小尾巴似的,寸步不离地看她侍弄那些圆滚滚的宝贝。奶奶的手粗糙却灵巧,掌心布满老茧,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菜渍,那是岁月和烟火气的印记。她择萝卜的动作极快,菜刀在手中翻飞,刀光一闪,翠绿的萝卜缨子就簌簌落进筐筐——那是喂猪仔的好饲料。萝卜被切成均匀的长条,不粗不细,刚刚好能挂在屋檐下的晾绳上。

我踮着脚尖,伸长胳膊帮奶奶把萝卜条一一摆开。阳光透过稀疏的枝桠洒下来,给萝卜条镀上一层暖黄的光晕。风一吹,萝卜条轻轻晃悠,像一串串玉色的风铃,在屋檐下摇曳生姿。奶奶说,晒萝卜干要“见风见日,不见雨淋”,我便日日守在屋檐下,像个尽职的小卫士,生怕哪天突降秋雨,坏了这一季的期待。晒到半干的萝卜条,捏在手里软软的,我忍不住偷捏一根塞进嘴里,脆生生的,带着淡淡的甜,那是阳光和土地交融的滋味。

晒好的萝卜干被倒进大盆里,奶奶手抓粗盐,均匀地洒在上面,再加上切好的生姜丝、干辣椒段,有时还会放一把自家晒的花椒,青红相间,煞是好看。她下手揉搓的力道很有讲究,不轻不重,既要让盐味渗进萝卜干的肌理里,又不能把萝卜干揉碎。揉搓好的萝卜干静置半晌后,便会渗出清亮的汁水,屋子里漫开一股呛辣又清醇的香气,勾得人直咽口水。

装坛是最隆重的环节。装萝卜干的是那口青釉坛子,釉色早已斑驳,坛身上还印着几道浅浅的裂纹,却被奶奶擦得锃亮。奶奶捧着萝卜干,一小把一小把地往坛子里码,码一层,就用擀面杖压实一层,直到整坛萝卜干被压得密不透风,不留一丝空隙。最后,她舀一勺晾凉的米汤浇进去,再小心翼翼地盖上坛盖,用清水封住坛口。“水封了坛,味儿才不会跑。”奶奶笑着告诉我,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一朵花。

坛子被搬到屋内的一处角落里安置下来。接下来的日子,就是漫长的等待与秘密的发酵。时光在坛外缓缓流逝,而在那方小小的、清水封口的天地里,一场悄然的蜕变正在发生。奶奶不再轻易去动它,只是偶尔路过时,会伸手摸摸坛壁,像是在安抚一个沉睡的婴儿。我总耐不住性子,隔三差五就要跑去问:“奶奶,可以吃了么?”或是着急地趴在坛子边,耳朵贴着凉凉的坛壁,听坛子里的动静。偶尔能听见细微的“滋滋”声,那是萝卜干在坛子里发酵,在时光里慢慢酝酿独有的风味。

终于等到开坛的日子。奶奶掀开坛盖的瞬间,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,呛得人鼻尖发痒,口水却忍不住往外冒。腌好的萝卜干色泽酱红,油光闪亮,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。抓一把出来,拌上酱油、香醋,或是淋一勺辣椒油,夹一筷子放进嘴里,脆爽脆爽,辣中带甜,瞬间唤醒了沉睡的味蕾。这段时间,奶奶的青釉坛子就成了邻里间的“香饽饽”。张家大伯下田回来,路过我家门口,总会笑着喊一声:“邵大娘,送我几根萝卜干配白粥哦!”奶奶便乐呵呵地抓出一大把,装在碗里给他。有时邻居们聚在我家院子里晒太阳,奶奶会端出一大碟拌好香油的萝卜干,大家你一根我一根地嚼着,脆响声此起彼伏,闲话家常的声音也跟着热闹起来。阳光暖暖地照着,坛子里的香气混着邻里的笑声,在院子里飘了好久好久。

白粥配萝卜干,是秋冬清晨最熨帖的滋味。奶奶坐在桌边,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,眼角的皱纹里漾着笑意。阳光透过窗棂,落在她的银丝上,也落在那口青釉坛子里,坛子里的香气,便和着阳光,漫进了岁月的深处。

老姜、老汤和老张

□ 王焕其

下午干脆不做保洁了,专门骑个三轮车整天围着小区转,专职拾废纸箱和易拉罐。老汤能说会道,也很吃苦耐劳。小区里人家不要的席梦思,问她要不要,她说要。她便叫来老伴,花半天时间把席梦思里的弹簧、铁丝弄出来,卖了百拾块钱。去年我家车库里有几个木箱,正准备扔掉,她说她要,她卖来收废木材的,可以卖几分钱一斤呢!我说,那你拿去好了。有时碰巧她见我手上拿个空纸箱,立即迎上前来,脸上堆满了笑,一边欢天喜地地接过纸箱,一边不停地说“难为、难为,谢谢、谢谢”。

老张也是小区居民,要说拾废品最早的应该他。他有两辆三轮车,一辆人力,另一辆是电动的。他似乎什么都要,什么泡沫板、包装带、铝合金压条……他都知道价钱高低。他是愿意在废品上花时间琢磨的人,我估计这与他拾废品时间久了有点关系。平常日子总见他推个三

在原地度假

□ 陈忠友

还不停地念叨,“朋友圈看了吗,怎么不点赞?”两个臂大腰圆的男人边走边聊,他昨天胡了一把大牌,独钓一张南风,乖乖,还是自摸,几个都傻眼了。带着宠物狗散步的也从门前经过,边走边笑咪咪地埋怨:“宝贝,慢一点,慢一点,奶奶跟不上。”

虽未能远行,但高邮是很美的,如同一幅展开的画卷,风情万种,今日之欣赏,与昨日之欣赏,会有不同的概念。

隔壁的屠姐,女儿女婿外孙从南京回来,她脸上的笑容如五月的春天。

九十四岁高龄的唐老太,儿子按时按点做好一日三餐端上桌,陪她一起吃,她洋溢着幸福特别祥和。

陶兄花一百多元网购了一副三人象棋,时不时找人对弈,他显得很愉悦。

小静妈宰了一只鹅,鹅毛卖了15元,有这个价钱,她认为还不错。

张老第二次创业受挫,仍再接再厉不

老姜是小区收废品的,我认识她也是偶然。几年前的一个周末午后,她在和小区的一位业主吵架,我正好路过,听了半天大致了解了原委。原来老姜收废纸箱时秤称得不准,40多斤的纸箱少称了10多斤。最后闹到物业办公室,老姜以为物业会替她说话,因为物业公司每年都收她几百块钱管理费。可围观的业主多了,物业就算想替她说话也不合时宜,老姜只好按实际斤重结算给那位卖纸箱的业主。自此以后,老姜在小区里收废品再也没有短斤少两过,但好像废品价格被她压低了。想想也是,秤上讨不了巧了,她只能从价格上打点小算盘。会算账的业主见她收的价格低,干脆自己骑三轮车去附近的废品收购站卖,反正来回也不费多大事。但住在小区里的年轻人怕烦神,大都利用周末,喊上坐在小区门口三轮车上的老姜来家里一起收拾废纸垃圾,至于收的价钱肯定是老姜说了算,毕竟老姜也付出了劳动。

老汤是小区居民,她原是小区物业打扫卫生的,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两年不做了。有人说她打扫卫生不太专心,把心用在拾纸箱上了。被人举报几次,她一气之

假日期间,许多人纷纷外出旅游,放松疲惫的身躯,放飞局促的灵魂,欣赏美丽如画的景色,品尝别具特色的地方小吃,体验不一样的生存状态。这绝对是美丽的。我倒是没有外出,并不是因为不喜欢游山玩水,也不是因为不喜欢别样风情,也不是因为不爱吃山珍海味。有机会活跃一下,应该是人之常情。然而我是在家里蹲,原地度假。

早晨起来,慢悠悠地准备早餐,磨豆浆、炖鸡蛋、烙面饼,尔后看看高深莫测的天空。若天气晴好,便晾晒衣服,顺便向微信朋友问一声好;若天气昏沉,照旧定下心来向微信朋友道一声早安吉祥。

后街上的树叶,依然是绿绿的,与马路上的树叶一样,生机盎然。高压电线在十几米的高处向南北方向延伸。东西方向的摄像头,对准每一个路过的行人和宠物。天然气管道从街那边凌空跨越街这边,进入各户人家。此时,叫卖水果的从门前经过,回收旧家电的从门前经过,装满垃圾的车辆从门前经过。还有,大妈小婶走得急急匆匆,正赶往养生堂做第一场理疗。中年妇女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,嘴里

炊烟

□ 仲元芳

邓丽君的歌声在耳畔回响:“又见炊烟升起,暮色照大地……”眼眶毫无预兆地热了。

这炊烟,是刻在我童年骨血里的印记。老家的村庄里,每到黄昏,家家户户的烟囱便陆续苏醒。先是细细一缕,在风里轻轻摇晃,而后渐渐浓密起来,一条条、一团团,像白色的丝带缠绕着整个村庄。彼时的我们,在田埂上追着蜻蜓跑,在晒谷场玩着老鹰捉小鸡,只要望见自家屋顶的炊烟升起,便知道母亲的晚饭要好了。循着炊烟的方向往家跑,远远就能闻到柴火饭的香气,混着菜园里青菜的清新,那是世间最动人的召唤。

可如今,老家的土灶台换成了锃亮的燃气灶,柴火堆变成了便捷的电饭煲,曾经袅袅升起的炊烟,渐渐消失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。村里土坯房变成了小别墅,泥泞的小路铺成了柏油大道,家家户户装上了宽带和监控,智能手机人人必备。屏幕一划,就能买到天南地北的商品,就能看见世界各地的风景。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,可心底那份关于炊烟的记忆,却越来越清晰。

炊烟已散,乡愁未改。那缕消失在时光里的炊烟,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牵挂,提醒着我们从何处来,也慰藉着我们往何处去。